



世事真的給你看透？ ——大時代中重讀啟示錄

專題 文章

教學相長是真實的。原為今年一月開辦的啟示錄證書課程，因疫情而要延期。六、七月期間疫情稍為緩和，結果在保持社交距離下，六十多位同學（當中不少校友和傳道同工）能一起實體上課；回想起來，實在感恩。那段日子，香港社會上下充斥着無力感，大家每週都留意著新聞消息，特別在課程的後段，大家一邊等着國安法出台，看着第三波疫情一步一步加劇，一邊每週來上啟示錄的課，當時不少同學還早到預備自己，實在是一手報紙、一手聖經難忘的七課。

過去我們都熱衷於把啟示錄異象的內容跟社會時局對號入座：七頭十角是「歐洲共同體」，666是某某政治人物，大淫婦是……，以為這些預言在那時已經應驗了。我們以為「世事都給我們看透」。但事實上，事過境遷，這些解說不單都是錯誤的，也令我們忽略了約翰所用的符號與象徵所帶來的震撼和威力。



啟示錄的預言當然都要應驗 (foretelling)，但不能忽略的是，預言的警世信息 (forthtelling) 才是重點。啟示錄的異象，正是要把我們帶離此時此刻沒有什麼盼望的現場，透過閱讀此書，進到耶穌基督自己給我們揭示的空間。

譚志超博士
本院聖經科副教授

在那裏，我們雖感受到世局將要的變化，卻又顯得模糊和抽象；在那裏，我們卻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深感祂比現世的各種情況更實在，以致讀者回到自己身處的時空時，能對未來心存堅忍、盼望和信心，哪怕是在絕望之中！

其實啟示錄一幕幕的景象，都充滿著叫人要「看見」的提示：「之後，我觀看，看見……」（四1）；「我又觀看，羔羊一拆開七印中的第一個……」（六1）…。¹事實上，不少學者都認為書中不同的異象（visions，就是所看見的）就是構成整卷書的框架。²在所看見的景象中，我們同時也聽見不同的聲音和說話：³「聖哉！聖哉！聖哉！主，神，全能主宰、那昔在、今在、正在來臨的！」「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配得榮耀、尊貴、權能，因為你創造了萬有，因著你的旨意，他們存在和受造。」（四8、11；筆者修譯）在閱讀的當下，這些所見到和所聽到的，彷彿出現在我們面前。其實按現代敘事技巧的分析，這都是屬於一種稱為「敘事轉移」（narrative transportation）的現象，⁴也就是說，這些敘事的設計幫助了讀者由所身處的世界轉移到敘事的世界。讀者通過

一個心理的過程，猶如參與一個旅程，融入我們的「關注、想像和感受」，從而得著改變。⁵約翰把所見到的向我們作見證，要讓我們經歷他所經歷的，從而帶著不同的世界觀和心態來看這昨是今非的亂世。能夠「看透」那一個敘事世界，我們就懂得看現實世界的眾生相。

「敘事轉移」有一些量度的準則，比如敘事帶來圖像化的效果，使人容易代入事件；另一方面，也能令人專注閱讀，不致分心，甚至忘卻身邊的事；就心理上說，讀者投入在閱讀旅程中所遇見的人和事，之後時常久久不能忘懷，也禁不住要問後事如何；再說，敘事或多或少改變我們的人生和每天的生活，呈現出敘事角色的一些特性。⁶

這些準則其實也可套用在我們閱讀啟示錄的經驗上。第四至五章的天上大讚美，由千萬天使的敬拜所構成壯觀的空間感，扣人心弦，也令人不禁期待加入這天地萬有對神的敬拜，忘卻地上身邊的煩擾（特別讀者看過二至三章七教會的狀況之後）。即使在往後的敘事中地上的災難和惡事不斷，這天上的景象仍不時出現，吸

¹ 全書充滿作者的「看見」，特別在重要的段落，如一2、7、11，四1，五1，六1，七1，八2等。舉例來說，啟示錄出現共76次的 ὄράω及βλέπω這些「看」的用字，以其出現次數與全書字數相比，為新約中第二高。

² 如鮑會園，《啟示錄》，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04），27-29；J. Ramsey Michaels, *Interpret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uides to New Testament Exegesis 6*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2), 51-71; David E. Aune, *Revelation 1-5:14*,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52A (Dallas, TX: Word, 2002), xci-xciii.

³ 單是ἀκούω「聽見」，啟示錄中共出現共46次，其次數與全書字數對比，為新約中第三高。

⁴ Richard J. Gerrig, *Experiencing Narrative Worlds: On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elanie C. Green and Timothy C. Brock,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rsuasiveness of Public Narra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no. 5 (2000): 701-21; Tom van Laer et al., "The Extended Transportation-Imagery Model: A Meta-Analysis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s'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0, no. 5 (2014): 797-817.

⁵ Green and Brock, "Role of Transportation," 701.

⁶ Ibid., 704.

能夠「看透」那一個敘事世界， 我們就懂得看現實世界的眾生相。

引人往上望（如七，十一16-19，十四，十九1-16）。七印、七號、七碗一連串遞進的災難告訴我們，人類歷史正加速朝向滅亡推進。當中的蝗蟲大軍、阿巴頓、二萬萬馬兵、龍、海怪獸、地怪獸、淫婦，其惡毒行徑都牽動着讀者的情緒。羔羊、殉道亡靈、144,000人、兩個見證人、天使、婦人及其後裔，其英勇言行，令我們羨慕。至令人感動的，是耶穌基督身穿血染的衣服，騎著白馬，率領著眾天軍而來的一幕。祂大腿上寫著的名號「眾王之王，眾主之主」（十九16），其宣示的威榮，令人看見一個比現實世界更真實的世界。新娘預備好自己參與羔羊的婚宴，並以新耶路撒冷的形象出現（二十一～二十二），都叫細心的讀者嚮往著迷。這些偉大的啟示正改變我們的人生和每天的生活：即使在現實世界中，不信的人不肯悔改，越發硬心，但看過這些異象的信徒，我們都不期然問自己：我要如何警醒，要如何看待地上那轉眼消逝的邪惡國度？

世局如棋，沒有人能把握將來的發展如何，但我們深信這一切，都有待羔羊一幕幕揭開。然而在變幻莫測的當下，讀者可以肯定，每個人的一切謊言、惡行都逃不過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我們也可以肯定，即使為見證耶穌而受苦，甚至殉道，我們都是有福的一群（十四13）。在啟示錄正邪陣營中，我們是在屬神的一方。書中令我們產生共鳴(empathy)的角色，從異象中的兩個見證人（十一）到別迦摩教會的安提帕（二13），撒狄教會中穿白衣與主同行的那些人（三4），都成了我們仿效的對象。現實世界與敘事世界，在讀者的腦海和生命的當中激盪和融合，我們因而變得不再一樣。

在二零二零年這大時代下重讀啟示錄，不單叫人感受到「敘事轉移」的治癒力量。同樣令筆者深思的，是書中對時間空間所反映的那與別不同的層次，能叫細讀的人得著啟迪。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在其名著《存在與時間》中，主張時間之所以對我們重要，不在於把時間理解為過去➡現在➡未來的序列（如時鐘般，均等和線性），而是在於我們在這一刻，醒悟到自己那真誠、真摯(authentic)的此有(Dasein)；我們意識到死亡的大限，緊緊抓住此刻自己存在的意義。海德格將之稱



不同年代的讀者在啟示錄的異象中覺醒， 抓住那神聖一刻的震撼， 反省到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意義……

為“the moment of vision”(Augenblick)——當前的異象瞬間。⁷ 對比啟示錄的信息，兩者均強調“vision”(所見、所醒悟的)。前者所見的是自己：人面對死亡——不再存在——的一種醒覺；後者所見的是神，以及人如何回應神的啟示。對於經歷過啟示錄「敘事轉移」的讀者來說，死亡絕非我們的大限；我們意識到的，反而是為我們帶來生命的那一位，祂是那「昔在、今在、正在來臨」⁸ 的主！

啟示錄中約翰所描述的時間觀念，表面上確是從第一世紀的場景遙望人類歷史的終結。但在這過去 ➔ 現在 ➔ 未來的次序之下，啟示錄突顯的卻是神超越時間的臨在和掌權。每一個異象都在為我們揭示另一個的時空。這裏的時間並非地上時鐘所能顯示的；這裏時間不是均等和線性的——在異象中的那一刻，時間是發現我這「此有」如何與神一起。在這另類的“the moment of vision”，我們認識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在異象中，我們感受到主的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結合在一起，而又被超越了。不同年代的讀者在啟示錄的異象中覺醒，抓

住那神聖一刻的震撼，反省到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意義，銘記那一次在記憶中曾經向我們揭示自己、講話的恩主。這種對時間的理解，是以神的愛和我們對神的愛為焦點，與海德格只以自己為焦點相差甚遠。啟示錄為我們此刻的存在和所活的時間，增添了另一層意義。

所以，因著約翰對神聖空間和時間的體會，他自己在全書完結的時候，刻意記下主自己最後的預告：「那見證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快來了！』」約翰自己也不期然回應：「阿們！主耶穌啊，你來吧！」(二十二20)⁹ 屬主的人聽到約翰這樣的渴求和呼籲，必定深深的共鳴！在這是非顛倒的年代，制度崩壞，看不透前路，「終身所愛城市那樣不快，沿路一起走破了長街……」。屬主的人在唉哼之際，更是想望明日天地，跟祂約定好的那座城。這一刻，經歷過敘事世界之旅的我們，更會珍惜現在，更覺「盡忠為耶穌」、「高舉十架旗號」的可貴和重要。

⁷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Halle: Max Niemeyer, 1927); Paul Gorner,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3–70。對海德格來說，時間是一種覺醒，知道我的存有就是結合過去/現在/將來：我是活在憧憬著人將要死的視野 (projection)，又頓然發現原來此刻的自己是那個由過去的局限和影響所構成的自己 (thrownness)，而現在是與由身邊所有人的關係結連所活現的此刻 (enpresenting)。對海德格來說，時間就是存有。

⁸ 有關和合本與和修對「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此片語的翻譯錯誤，見拙文「真的『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啟示錄一個被人忽略了的地方，」《時代論壇》，2011年1月16日，頁11。

⁹ 正如一首美麗的詩歌E'en So, Lord Jesus, Quickly Come，其歌名所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ut48BRwEs>。